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 
第五十三回 施法術頑石變寶 驅蟒怪救濟窮民

話說濟公正在同老婆子說話，叫他拿著銀子回去，許他晚上給他兒子治病，那老婆子歡喜不勝，就要請他師徒三人到家去。濟公道：「吾要喝酒哩，待吾喝飽了再來罷。」雷鳴在背後見濟公拿出銀子，跟自己帶著的包袱一樣，心中詫異道：怎麼像是吾們的銀子？想罷，就向自己衣袋中一摸，不想那銀子早已不翼而飛，不覺吃了一驚；陳亮一摸，也是衣袋空空。兩人頓時驚的目瞪口呆，相顧失色，半晌說不出話來。濟公笑道：「你們呆在這裡做什麼？」雷鳴道：「師父莫要假癡呆了，吾們的銀子，一定是師父用法術搬去的。」濟公哈哈笑道：「你們大家推托，不肯取出來，吾只得自己取了，快跟吾去喝酒罷。」雷鳴道：「方才的銀子被師父取了去，吾們身畔各人只有三四兩散碎的，如何會賬？」濟公道：「不要緊，跟吾來罷。」那老婆子聽了雷鳴說的話，心想他把銀子給吾，自己連酒飯錢都沒有，那裡過意得去。就說道：「大師傅既沒酒錢，就把這銀子分些兒去，吾橫是用不完這許多，樂得兩便，何必自苦如此？」濟公道：「你莫要管。」說罷，往前夠奔。雷鳴、陳亮沒法，只得跟著走。走到岔路口，濟公見一方石在路側，縱橫約四寸餘，光滑可愛，就俯身拾取，口念六字真言道：「唵嘛呢叭迷吽。」只見這石頭忽然像吹的肥皂泡兒一樣，立時忽紅忽綠，忽青忽黃，至白色而止。仔細一瞧，已變精瑩耀目，通體透徹的水晶了，濟公帶了就走。到一家酒鋪，見牌上寫著「醉仙樓」，裡面客座也精緻，濟公帶了石頭，踏進店門。掌櫃的見是一個大水晶，心想：這件寶貝，須值四五百金，不知和尚賣不賣？吾瞧他衣帽破碎，必是個窮和尚，倘然他有急，價值相宜，吾就把他買下。正想到這裡，忽見和尚嚷道：「吾和尚因為一世沒有娶妻子，此刻玉山城裡剛有一家富戶，名中何應宗，有個女兒，要招贅吾做女婿。吾一時還少二兩銀子財物，只得把這件鎮廟之寶賣了現銀，交給兩個媒人拿去，吾和尚就好擇個日子做親了。」雷鳴、陳亮在後掩口而笑，那些酒客，也個個大笑不止。掌櫃的專一想貪便宜，利令智昏，竟聽不出濟公的說話，問道：「和尚，你這塊水晶要賣多少銀子？」濟公把兩個指頭伸出來說道：「要賣二上兩銀子，多一個不要，少一個不賣，你恐怕買不起這種貴重東西。」掌櫃的一聽，和尚今天存心來冤吾，當了大眾面說吾買不起，吾定要買他。一回頭，就在櫃裡取出銀來，秤了二兩，遞給濟公道：「依你二兩罷。你說吾買不起，吾偏要買你。」濟公道：「你買吾照顧吾生意，吾也照顧你些生意罷。」說罷，同著雷鳴、陳亮到裡面揀了個座位道：「吾廟裡是全素菜，不好請大媒，今天就在這裡請你兩位吃一餐罷。」就叫跑堂的上前說道：「你去做一席高擺海味席，只要菜多味好，不論錢多少。」跑堂的方才見他進來，瞧他是個窮和尚，恐怕他吃白食，睬也不睬；後見濟公把那塊水晶賣了，掌櫃的一付銀子，就應聲而去。濟公一吩咐，他就立刻把酒菜端來。

濟公同著雷鳴、陳亮開懷暢飲，吃到天晚，這才算賬出門。一路上，雷鳴就忍耐不住問道：「師父給這片酒舖子並沒冤仇，何故要把假東西愚弄他呢？」濟公道：「吾一生最恨壞人，這個掌櫃的，他昨天騙他嫂子二兩銀子，吾今天所以也去騙他。」陳亮道：「師父既把這銀子騙來，理應仍會還他嫂子才是，怎麼就拿來喝酒。」濟公道：「如若他嫂子是個好人，吾自然還他了；因他也是壞人，這銀子也從哄騙來的，還他做甚？樂得吾們喝酒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逕奔那老婆子家來。

原來那老婆子姓馮，娘家姓陸，就住在醉仙樓的東首，相隔不過十餘家，是個小戶人家。他兒子名馮世祿，年才二兩餘，生得頗為俊俏，人亦勤謹。他天天到布店做生意，須走過一個山洞，那洞深不見底，素沒人敢進去的，他天天經過，也不介意。那一天方走到近邊，忽覺一陣怪風撲面吹來，霎時飛砂走石，拔木揚塵，伸手不見五指。馮世祿駭極，就撲倒在地，風過處，忽見兩個絕色女子立在身旁，一個穿青，一個穿黃，笑聲吃吃道：「這人撲在地上做什麼？」說畢，即以纖纖之手拉著他衣袖道：「起來罷，大風已過去了。」馮世祿年紀雖已壯盛，因家中沒錢，尚未娶親，所以未經人道。此時但聞異香撲鼻，頓覺骨軟肉酥，慌忙起立道：「兩位女郎從何而來？」青衣女子道：「因為與你有夫婦之緣，特來尋你。」穿黃的把衣袖掩著嘴，只是笑而不言。馮世祿見他裝束富麗，容貌絕世，疑為大家之女，恐怕追究，一時不敢答應。青衣女子道：「你莫要膽怯，吾們既自來找你，一切都有吾二人擔當，斷不妨事。」馮世祿道：「二位住在那裡的呀？」黃衣女子用手一指道：「這不是吾們家中嗎？」馮世祿抬頭一瞧，見東面忽有大宅一所，房屋壯麗，的是世家，方欲再問，那青衣女子道：「不必多言，跟吾們走罷。」馮世祿就不知不覺，隨著就走。到了門前，見四扇黑漆牆門緊緊關著，黃衣女子用手一指，忽然「呀」的一聲就開了。裡面堂堂重重，懸燈結綵。二女把馮世祿引入臥室，見正中排著鏤刻牙牀，紅羅繡帳，非常絢爛；丫鬟約十餘人，都是花枝招展，粉綠黛紅，一呼百應。須臾排上酒席，水陸紛陳，珍羞並列，二女陪著，其酒作深紅色。馮世祿酒腸本來寬大，竟有千杯不醉之量，焉知飲了此酒才及半杯，已醺醺欲醉，慾火上升，面色轉紅。二女笑道：「他已喝醉要睡了。」三人攜手上牀。馮世祿心中雖然明白，苦於起身不得，二女穿衣下牀，理齊鬢髮，回至牀前，對馮世祿道：「你想回去嗎？」馮世祿已然失音，沒有聲氣的了，只點點頭，眼淚汪汪而已。二女又叫丫鬟取酒一小杯，給世祿灌入口中，嚥下肚去，覺芬芳撲鼻，霎時間腹中其熱如火，直達丹田，精神忽又振作起來，片刻又能言語，手足也漸漸能動。二女道：「暫時送你回去，過了七日，待你復舊，吾們再來罷。」說畢，忽然平地又起了一陣怪風，刮的眼都睜不開來。及至風定，張眼一看，自己身子已躺在家門之外。

此時幸虧能動，忙立起身來，一步步走近門首敲門。母親陸氏開門一看，見兒子瘦的不像人了，大驚道：「你怎麼就會瘦了這種樣兒？」忙扶他進去，躺在牀上，細細盤問。馮世祿把方才的事學說一遍，陸氏就知道被精靈所迷，忙奔到各處，去借鎮宅符，請醫生，請看香煙的女仙人，忙了數日，馮世祿漸漸的好了；又過數日，已能行走，陸氏稍覺心中寬慰些兒。不料兩女子白日忽然現形，直到馮世祿房中，與世祿交合，又頓時弄的骨瘦如柴。從此，兩女就在房中居住，終日與馮世祿歡笑。病人也不想吃飯，也不要喝茶，其母走到房中，就破口大罵，趕他出來，到後來索性要趕他到街上去，不許他住在家中。陸氏一想：兒子犯了如此鬼病，斷不會好的了；家中米又吃完，錢又用完，將來兒子一死，如何斷送他？不如吾出去先死，走在他前面罷。跑到山澗邊，正要想跳下去，又想：兒子還沒死，吾若先死，叫兒子更加苦了。又捨不得死，所以坐在石上放聲大哭。不料剛正被濟公聽得，就從雷鳴、陳亮身上把銀子搬過來，一共給了他，且答應他去捉鬼。陸氏喜出望外，拿著銀子回去，備了些酒菜，專等濟公晚上前來。

焉知兩個精靈早已得信，一個道：「這個和尚是羅漢轉世，吾們敵他不過的，還是早些兒走罷。」一個道：「吾們有了三千年道行，怕他什麼？他不來則罷，他若真來，吾定要羞辱他，使他知吾輩的利害。」剛說到這裡，忽聞外面敲門，兩個精靈就彼此爭鬧起來，一個道：「你說不怕，怎麼就要想逃出去呢？」一個道：「你不肯幫助吾，吾一個人獨力難支，如何敵的過？」一個道：「吾本來不想述他，你定要吾入伙。吾道行淺，比不得你，如何幫助你？」一個道：「你既已入伙，就應該禍福同當，怎麼要吾一個人擔當呢？」大家爭論，到後來索性扭成一團。濟公同著雷鳴、陳亮踏進門來，就聽裡面爭鬥之聲。和尚就嚷道：「莫要窩裡反，莫要窩裡反，吾和尚來。」竟趕奔房中。但見兩個妖精，嬌滴滴、哭盈盈的聲氣，你推吾倭，這個說：「大師傅，這事都是他一個人起意，一個人引誘，吾是受他的愚，大師傅饒了吾罷。」說畢，又你拉吾扯，大家扭到房門口跪下。濟公笑道：「吾道是什麼好東西，原來就是你兩個孽畜，真好大膽子，吾若不看你有幾年道行，今天定要用掌心雷砸死你們，還不快現原形，要吾和尚動手不成？」兩個妖精聞言，就地一滾，就變了兩條蟒蛇，一條黃色，一條青色，口作人言道：「求聖僧饒命！」濟公道：「你們下次還要學採補之術，出來害人嗎？」兩條蛇齊聲道：「不敢了，不敢了。」濟公道：「你們如其聽吾吩咐，藏於深山修煉道術，永不害人，吾就饒你性命。」兩蛇道：「遵大師傅命，下次斷不害人了。」濟公道：「既如此，走罷！」說畢，平地一陣怪風，就霎時不見了。

濟公走近牀前一看，見馮世祿躺在牀上，面無人色，只有一口氣微微呼吸。濟公用手在他身上一摸，回頭對老婆子道：「你的兒子還有命。」說罷，就在身邊摸出一塊藥來，叫老婆子取開水送下。不到片刻，就聽病人肚中咕嚕咕嚕響個不了；又過了一刻，

病人開口道：「吾要大解。」濟公道：「此刻動不得，你就解在牀上罷。」只聽砰的一聲響，解了一牀，腥臭不可聞。方才解罷，病人就一骨碌跳下牀來，衝著濟公，如搗蒜一般磕頭，口中說道：「幸得大師傅賜以金丹，得以轉死為生，感德不淺。」濟公攙起道：「小事小事，不必行禮。」陸氏也過來給濟公行禮。忽聽外面風聲大震，如萬馬奔騰，飛沙走石。濟公道：「不好了，妖怪報仇了。」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